

靈和剝落的紅牆一樣的蒼老，思維和枯藤一樣的槁灰。這世界是如此的岑寂，多霧的倫敦，我想聽你夜鶯的歌唱。

漂泊時怕看花開，深恐塵封了的枯萎玫瑰會激起悽楚的舊事，然而夜夜我在月下訴你往日的美好。

好像舊曾相識，倫敦的雨霧分外的清晰，春寒料峭，心緒的游思，隱在霧裡迷茫。五里外的雲天消融，山河依舊，祇是舊夢飄零。

像個送葬者一凄冷的十二月送走了一季寒冬，初春的煦陽遣散了倫敦的濃霧，泰晤士河上的船鳴，驚破了海鳥的睡夢，留學生的愁悵自江面升起，歲月虛擲在擁擠的人潮裡，創傷的心靈，常在故國的夢中醒來，西敏寺的鐘聲在晨霧曉風中響澈，我怎能不憶起故鄉那迴蕩心嵌的禪鐘，祇是異國浪漫的芬芳，囑我在風中捕捉。

縷伏在厚重的書冊裡，冀望古典的庇蔭。浪漫的餘韻飄忽在夜晚的椰林裡，孤寂的濟慈，喚我，在扶疏的松影下。然而今朝，古典在流線型的車前脆碎迸飛，在櫛比林立的黑鄉中燃盡。

吉卜賽浪人的風笛飄自山崗，黑夜裡的狼群嗥鳴了滿月，露宿在多沙石的野地裡，夢裡愕然驚於帳篷外的幽暗；癡視滿目的蕭然，訴絕望的心曲於長夜。

那可是子夜的聲響？脆然於窗外暈燈下。清幽的吉他聲伴著淒長的泣音，使得遠颺的遊子愀然。順著風笛的清溪，黯然於子夜的悲愴；震折於他的悲傷，嘆己身之飄零。

離開那遙遠的故國，落魄在頂尖的教堂外，異國晚秋的云彩，總是那樣明麗逼人；母親似的家國，夜裡醒來，好想擁你以長泣。

冷颯在無依老者的身軀上，在清冷的街上。窸窣旋迴響過鎮街，連成荒繆的螺紋。夜裡，枯葉磨娑沙沙，塵封的歸思在子夜裡醒來，喚醒一季的熱淚，撲漱漱的秋雨一夜也下不完似的，斑駁莊院，再怎麼也鎖不住放逐的乳鶯。

望鄉的牧神，招我，招我這浪跡天涯的遊子。天涯夢重歸，覺來淚雙垂。灑落整季的茫然，踟躕霧夜的港都，飄然的雨絲墜在朦朧的霓虹燈前，橘黃明閃的車燈駛在夜雨中。鱗鱗海波上有無數燈影搖幌，漆黑的山麓閃爍幾盞星光似的燈火，東坡翠堤畔的馬燈，招我以盞照的慈暉。

醒自午後慵懶的陽光下，一個長過一個似的下午。第一季江邊蘆葦高高的，蔽我幽深的心眼。風起時但見白浪湧湧，飄起細細的鹹絲。今年我打從江邊走過，乍見河床白沙堆立，白禿的鵝卵石無望地忍受驕陽的曝曬。許是炎夏使春季潤逝？但見黃沙滾滾，風起時。

滿地潭泥，蘚苔侵墮，蔓藤越滿紅牆，我的花傘撐濕了整季的春雨。在潮濕迷離的季裡，將思維踩在碎石路上，洗落滿臉的陰霾，暫時將憂鬱交與冬日。

味網上的小珠滴落，春雨初收的黃昏，我步入山中，迎我以多枝枿的梨園。看晚霞還在，古意的鐘樓還在，幻想還在，活著充滿生意。

沒有人聲的吵嘈，沒有車聲的喧騰，沈響的魚木和虔誠的梵唱溶漾耳際。窗外的暮色已形成，絕管入歸鳥，風來晚天涼。

逝去了的是永不再回的時光，

留住了的是日益衰竭的身軀。

風霜雨霧初了，歡樂痛苦也了，

此地一片清明，一如暴風雨初了。

三月十四日

Ligin 26 / 1975 5 132

# 高山蒼鷹 的故事

會荷萍



蓬萊仙島，玉山高峰，峰迴雲繞，氣象萬千，這兒矗立一座廣漠的大峽谷，在懸崖危石上，一隻威武的蒼鷹昂然靜立，翎如鈎戟，雙爪沈雄，眼神凌厲，漠然望著眼前的蒼穹大地，那是一種傲視天下，與天地同朽的族類。

夕陽西下，雲海彤紅，牠悠閒地凝視著此刻的落日奇觀，陡然一聲長嘯，劃破空際，山鳴谷響，無限的獨立自由，輕展巨翼，牠輕靈地飛向雲海中，讓全身飄在迎風的氣墊上，隨後，翅膀張開不動，一個迴旋，向著峽谷滑行，俯視一草一木，君臨大地，作著慣例的巡遊，牠雙翼微傾，徐徐劃了幾個漂亮的圓弧。

暮色蒼茫了，牠悄然降落在岩壁大巢一團枯枝上，瞇起眼皮，四周沉寂寧靜，天空疏星閃爍，片刻月上東山，皎潔的銀輝傾瀉在大峽谷，牠不覺得寂寞，一向這樣過日子。

牠在海峽上空狩獵，蔚藍的大海一望無際，烈日當空，白浪翻飛，一隻烏龜乞求的眼神昂頭傻笑著，牠宏聲朗笑，斂翼俯衝，勢如千鈞，把它攪到岩灘上空，輕鬆利爪，這幸運兒，手舞足蹈，欣然享受騰雲駕霧的快感。

Ligin 26 / 1975 5 133

岩灘上一隻美麗的大陸鷹，單腳踞立，漫不經心低頭整理翎化，牠禮貌地邀她共進這頓豐盛的午餐，以一種鷹的低吟，他們傾訴著，她不回大雪山了。

姊妹潭的晨曦中，四周一片碧綠溼潤，潭中一朵睡蓮，亭亭玉立，迎著和風，雪白的花瓣，滾動著露珠。牠們在潭上盤旋，翅膀濺著水花，追逐嬉戲，潭裏兩條斑紅的鯉魚款款遊蕩，輕曳著尾巴，牠睇視著，不想驚動它們，何況牠也不想吃東西。

牠們盤旋在山谷上空，牠教她俯衝的速度，腳下的山雞，松鼠都成了好目標，輕展雙翼，牠們搜索著，一隻山兔疾竄入草叢，牠鷹眼猛厲，長嘯悠揚，從千呎的高空俯衝轟炸氣流在翼下爆擦而掠，驍悍的身形雷霆萬鈞，一隻嚇昏的兔子在瓜中奄奄一息。

寒流來了，牠們擴建大巢，辛苦地堆集柴枝，枯葉，工作的辛勞使牠染病，幾天來，頭痛頭酸胸喘，喉中有水雞聲，翅膀鬆牠不思飲食，完全失去了平日的神采，她一早飛到雲山深處，採到了許多忍冬花，菟絲子，葛藤，以及一條錦蛇，細心調理下，牠逐漸恢復。

牠們常在黃昏盤旋在山谷，引亢高歌，長嘯低吟，無憂無慮，得意感激，榮耀幸福，還有什麼希求？爲此牠低垂頭喙，感謝上蒼，生命的喜樂昇自胸膛，牠奇怪以前孤獨地活著，多麼乏味！

一個暴風雨夜，大地沉淪，原野咆哮，雷電交作，峽谷洪流滾滾，牠們瑟縮著身體依偎著，瞪著洞外恐怖的景象，天神震怒了，牠戰慄著，一道閃光，一聲爆雷，剎那間熊熊的大火燃燒著牠們的巢穴，火勢兇猛，牠們溜到岩洞壁巒，她低聲悲泣，牠安慰著，捱過了最長的一夜。

費了許多功夫，重建新巢，牠們逐漸了解，天有不測風雲，生命無常，一切不盡如意，凡是生命都要匍匐在造物主的腳下，不過，多半牠們都盡量享受著可愛的辰光，把握著此刻的歡欣快樂。

一天中午，她頭上淌著血，喘息地掛在洞口，牠安頓她睡下，問明原因，牠嗚叫長嘯，疾飛衝天，在山谷盤繞，獵人舉槍瞄準著，牠以迂曲的身形疾滾而下，緊攬他的雙目，獵人滿臉鮮血奔入林中，牠棲在洞口，一滴淚珠掛在頰邊，祈求她的平安。

她回來了，生了兩個蛋，不耐煩地蹲著，弄破了一個，蛋黃隨著胚胎弄溼了巢，牠強忍悲痛想替她，但牠必須去覓食。小鷹逐漸長大，她疑神疑鬼，不要牠出門口，不准玩水，她整天叫罵，利喙亂啄，小鷹瑟縮著無生氣。

牠耐心地侍候她，檢了松葉，鋪了軟墊，盡力使她舒服，她叨嚙著，呱呱著，淚眼汪汪，喋喋不休，精神不安時常激動。她知道她變了，她有病，往昔良辰美景消逝得彷彿夢境，牠泰然自處，但沒有心情欣賞落日餘暉，也不想去潭裏游水，夜裏牠寧願棲在洞外松枝上，下大雨牠仍然願意淋溼，牠寂寞地逐漸回復往日的孤獨。

不久，牠心裏盤桓著夜夢的啓示，不知在何方，每天牠茫然地雙翼斜飛，細細地搜尋地面藍色的小花，牠每天耐心地找，發誓要鼓舞豪情壯志，跋涉千山萬水，找到這朵藍玫瑰，來解救她奇怪的病。

旭日東昇，牠鼓動雙翼飛去，逐漸消逝在雲山中。



# 春日的幻想

## 虹雨

親愛的大地，早安！黑夜的女神已撤走她的帷幕，燦明的白天羞怯的徘徊在我深鎖的窗外，久不見朝陽，讓我們投向自然的懷抱吧！此時正值春日。

春神近了，時值三月，今晨曉霧正濃時，我已登臨遠眺，手中握着是雪萊的詩集，西培斯阿海灣是否亦濃霧漫海，詩人，你冷否？但覺孱弱的身子不勝早春料峭，你詩中金黃的晨曦正也隔着重重黑雲。

清晨晶瑩的露珠綴在初醒的含羞草上，小徑鋪滿松葉，走在脆碎的敗葉上，沙沙作響。禪寺脆耳清鐘，越過簾簾濃霧，喚醒樹叢中沈睡的松鼠，霍然一驚，兩個豆眼溜得打轉，滿臉愕然，又昏沈的睡去。

黃綠斑駁的修竹，在早春多雨的冷風中搖曳，  
一漠青山隱隱，杜鵑迴飛逸向北方，  
灰曙色的穹蒼，有小雨輕落我身旁，  
飄逝的是打穀場上灰黑稻焰，  
在風中仍餘燼漫空。